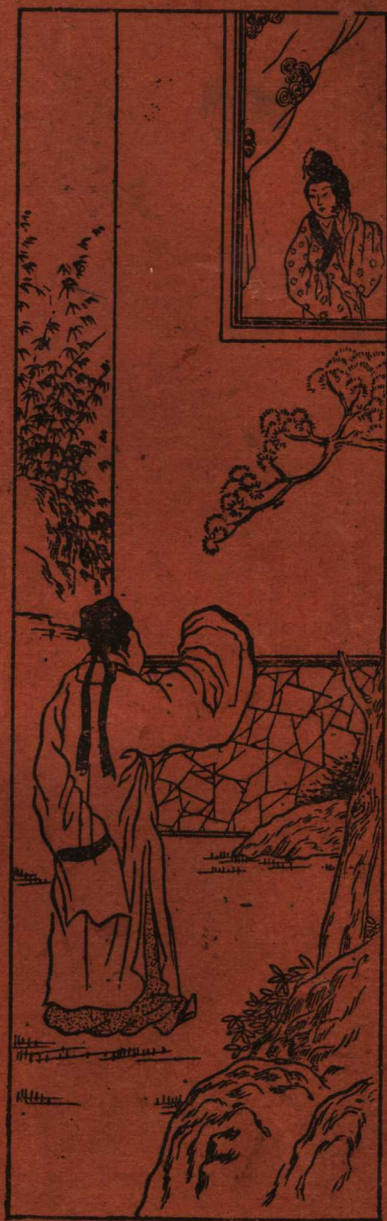


水石緣



二十三年五月初版

全一冊定價大洋五角

發行者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啓智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啓智印務公司

代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新式標點
水石緣

自序

夫文人窮愁著書，謂其可以信今而後傳也。若傳豈所論哉！領事不必信，而文可傳。『莊生寓言』尙矣。他若『宋玉窺鄰』、『元稹記念』，以及遊仙無題之作，或隱或現，祇緣情綺靡，不自以爲可傳也。而今猶競於諷詠，專下及元人百種，去舊翻新，須彌顯頤，誰謂傳之必可信哉？又謂不信之耳。不傳哉！憶自六齡出就外傳，師授四子書，點頭默記，了然於心，而不出諸口。至十歲，不茹葷，長者謂予曰：『汝墮地後，每夜悲啼，三年方止，非老僧轉世，棄西方之極樂，壓塵世之溷濁，不至此。』余笑而應之，不敢以其言爲妄。弱冠應童子試，取博士弟子員，乃以異籍被攻，憤不顧家，自輕囊隻身，遠出歷齊魯，抵保，易棄舉子業，客習慕學文章筆墨之事，已渺若河漢矣。嗣是客金臺，遊荆楚，居豫章，三十年來，當事不以庸俗相待，咸以義氣相孚。平生無嗜好，惟喜觀卷軸，御裨官野史，吳歛越典，青縱觀覽，因見其中寫才子佳人之懽念，多流於淫蕩之私，有傷風俗之雅，思力爲反。念及人之遭際，悉由天命，竟有強當『悲歌慷慨』之場，思『文采風流』之裔，然儼賞心樂事，美景良辰，諒在造化，當不我忌。爰書之於筆，繪『兒女之情』，縱無文藻可觀，或有趣可哂，展使『悲歡離合』，各得其所，而不鳴耳。書成，祕之行笥，惟恐貽笑大方，適以薄官滇南，客好觀強付之梓，余固不自信也。奚聞奇之，傳不傳哉！願世界『三千因緣』，『十二偶然』，人事悉屬天緣，凡遇同不同，皆可作如是觀，故敍顛末，以向同好。

小引

文章之妙，要在「烘雲托月」。畫家畫山，要見其高深，多用雲煙瀑泉間隔，自愈顯「崔嵬」之致。文章之佳者，如莊生之論屈原之賦，韓柳之文，李杜之詩，亦必用「花草美人」與「寓言」等寫出其「內心深趣」。吾國之小說，若紅樓水滸儒林外史，數種淡明此旨，處處用「旁敲側擊」之法，表其正面所寫，故人不厭其直截過火。清中葉以降，「文風」漸墜，如以「此變滄桑」，「人心漓薄」，「淋漓痛快」之風大長，「溫厚敦柔」之意頓失。小說如鏡花緣官場現形記，近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，皆為「諷世」之作。大部份盡是近人所謂「離實小說」。此等小說，皆從正面直寫，別無所謂「含蓄」。至民國以來，若李涵秋程瞻廬諸小說家之作品，更趨極端，其所描寫，幾令人疑心書中情景，是別一世界，而非此世男所有者，其失在「不近人情」。追其原因，仍因不知渲染之法，而直截瀉出之故也。

此水石緣小說，據作者自序年月，乃是近世作品，雖「思想」未見甚超，然其內容描寫，似頗知旁寫烘染之妙。本書中主人，本是石蓮峯水盈盈二人，而女性方面，反重寫梅夢柳絲二妓，而輕寫盈盈。蓋寫梅柳即所以烘托水盈盈也。寫梅柳出身之低，所以見盈盈「門閥」之高；寫梅柳之放，所以見盈盈之謹；寫梅柳與石生遇合之奇，即所以見盈盈與石生遇合之更奇。寫梅柳詩畫之優，即所見盈盈才華之更優。凡此種種，即是「烘托」之法。

又此書完全是部「遊戲之作」，如水石梅柳松雲等，皆是借物寫人，又寫如賽桃源之奇境，在可見不可見間，函關之戰，詩人為將，詩魔為敵，竟是明示「遊戲」之意。蓋作者生於亂世，故有賽桃源奇境之寄，水石梅柳松雲等幽物之托，此亦是「社會背景」所產生也。此書所以能脫尋常「佳人才子」之窠臼者，蓋由此而已。

水石緣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驀鳳翥仙侶臨凡 | 指龍湫神僧飛錫 |
| 第二回 | 逢密友慷慨談心 | 論人情談諧嘲世 |
| 第三回 | 松月坡攜酒玩芳菲 | 石蓮峯賞花遇梅柳 |
| 第四回 | 柳絲悲寄長歌 | 石生情感二妓 |
| 第五回 | 空齋夜作有情癡 | 平康重訪多嬌面 |
| 第六回 | 遣書帶密探梅柳 | 出簡帖義激松雲 |
| 第七回 | 賞端陽江上同遊 | 弔靈均舟中聯句 |
| 第八回 | 義主捐金贖二美 | 佳人作畫寄情郎 |
| 第九回 | 石生訪舊續前歡 | 二女矢心酬厚德 |
| 第十回 | 神僧密贈蠟丸詩 | 契友相商入秦事 |
| 第十一回 | 訂宵征二女同歌 | 泛春波扁舟獨駕 |
| 第十二回 | 天風吹送入桃源 | 佛子扳留住綉嶺 |
| 第十三回 | 石蓮峯巧拾錦溪鴛 | 水盈盈偷覩仙郎面 |
| 第十四回 | 聞琴音隔牆戲佳人 | 和題紅投箋致詩賦 |
| 第十五回 | 妙婢燈前雙遣候 | 纖娥月底乍相逢 |
| 第十六回 | 蓮峯金谷試冰心 | 盈盈芸窗評詩話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七回 | 竊詩畫石岫披懷 | 會巫陽采蘋送雨 |
| 第十八回 | 石母聞書驚問卜 | 松濤訪友哀辭家 |
| 第十九回 | 深閨臨別訂鴛盟 | 孤棹逢秋辭錦水 |
| 第二十回 | 山總戎絕親辭僞札 | 水散人拷婢得真情 |
| 第二十一回 | 投合浦雲英探親 | 因雙娥富豪發難 |
| 第二十二回 | 柳絲設計賺狂且 | 梅萼避仇入庾嶺 |
| 第二十三回 | 遇舟人松濤入錦水 | 瞞蜨使水氏寄花箋 |
| 第二十四回 | 出桃源散人歸合浦 | 泊江甕梅萼會盈盈 |
| 第二十五回 | 戰西秦函關退木客 | 開東閣幕府贅松濤 |
| 第二十六回 | 紅錦辭牽宦室 | 明珠飛入鵲湫 |
| 第二十七回 | 賺仙郎暗香吐梅萼 | 逢魔女慾海漲漣漪 |
| 第二十八回 | 文鴛侶歡諧七夕巧 | 綠衣郎柳折一枝新 |
| 第二十九回 | 辭丹詔不涉宦海 | 隱桃源共作散仙 |
| 第三十回 | 老僧返錫白前因 | 水石團圓快萬古 |

水石緣

第一回 驂鳳翥仙侶臨凡 指龍湫神僧飛錫

荆楚溪山之勝，甲於天下。自昔人文毓秀，史不絕書，而靈異之祥，尤多鍾爲神女。如襄王攜「巫峽之雲」，文甫獲湘江之珮，「梁山弈弈」，淚竹痕鮮，「湘水洋洋」，凌波瘦襪。息夫人留桃花之洞，王明妃標青史之名。此騷人墨士恆見詠於詩歌，月侶風儔，每寄情於篇什也。余嘗浮洞庭，醉黃鶴，歷雲夢，過清宮，探赤壁之奇，踞衡峯之頂，四望層巒，翠微縹渺中，有一峯岡巒低蹴，氣象鬱葱，名曰「秀嶺」。嶺之上有寺，曰「雨花」，俯瞰平原，滔滔汨汨，迴繞於其下者，濯錦溪。溪上有村，曰「賽桃源」。居人得水之情多，跨溪爲廬，烟火雖不甚廣，然而疎籬短筍，茅舍竹樓，頗極瀟灑。秀嶺素居棒承，有神僧飛錫至此，伐山通徑，結茅於其上。

僧名朗磚，因聲得教，喻色爲空，半偈點開金藏，說法能令天雨花，一口吸盡西江，到岸不須杯渡水，從指頭上真悟空，三微四諦，五蘊六如，向定慧中都遊過，雪雲寶門，寶洲全界，覩着論風的，論轡的生，圪擦似隔機撥，徒壞指尖，笑那掩關的面壁，死憎騰如拿石打天空，勞肩膊，將兩手分開慧劍，由他枕着女兒，一脚便踢倒，淨瓶不愁輸却，山子真是珠撐，蓮葉顆顆皆圓，月在柳梢，絲絲不掛。

朗磚前不秀嶺孤鎖一龕，蒲團清淨而已。迨後遊僧歸附日衆，大建叢林。一時「暮鼓晨鐘」，涂與山風競響，其徒拈花，令居人以桃核裹泥，拋置山下，不數年，悉成佳卉。每當春至，則青纏佛頭，紅樓山腰，爛若錦綉，香風陣陣，穆落花如雨，因名其寺曰「雨花」。而山爲「秀嶺」云。居人慕桃源之赫弈，各沿溪繞屋，爭植天桃花，舒上下交映，繁紅零落，溪流如染，因名其水曰「濯錦」。而村爲「賽桃源」云。內有水涵廬者，別號「人」世居粵之合浦，爲人汪洋浩瀚，有古叔度風，因時濁污，偕室人清氏來隱於此，性嗜佛，與朗磚善，髦而無

子，僅生一女，取名盈盈。降生之夕，朗磚方在禪跌跏入定，見有童子驂鸞，仙娥跨鳳，並翔空際。須臾，驂鸞者東去，跨鳳者降於水家中，有紅羅一幅，墮於朗磚懷內，上書云：

碎汝半塊磚，投入千尋碧，締我鳳鸞交，早飛龍湫錫。

朗磚覽畢，驚悟深以爲異。次日，聞散人得生一女，且驚且喜，來與散人作賀。散人獨坐草堂，正在納悶。見朗磚來，延入坐定。朗磚曰：「聞你夜來得一顆愛珠，特來賀喜！」散人曰：「是誰說來，你聽錯了！還有半顆不全哩。」朗磚曰：「我知道了！兒子女兒總是一樣，你不要愁悶。」散人曰：「年逾半百，生了個賠錢貨，怎教我不悶。」朗磚曰：「自古好女兒反勝過美男子，你不聞木蘭披繡鎧，往邊庭；黃娥換烏紗，入翰苑，那都不是挽髻兒，穿裙子的麼？」散人曰：「便依你話，古來有幾個？」朗磚曰：「雖是不多，又道生男勿喜，生女勿悲，怎麼連這話也就忘了！且去抱來我看！」散人將盈盈抱出中堂。朗磚撫之曰：「你們好走得快，把這一個難題目送與我做，不知要費我多少氣力呢！」散人笑曰：「搗什麼鬼？」朗磚曰：「這是我心坎兒的啞謎，不要你管，有句話囑咐你：此女非同凡媛，須好生撫養，他日後自有天生佳配，切莫要尋錯對頭！」散人以爲尋常言語，不甚關心。朗磚辭別回寺，亦不留意。迨後盈盈至十六歲，生得遍體輕清，慧中秀外，藏嬌鎖恨，眉將漢月同彎，顰鳳堆鵲，鬢與湘雲共掃，朱唇紅欲滴，齒比瓠犀，檀口氣偏和，香清雞舌，分擎漢苑，漫誇飛燕，輕身一捻，楚宮不羨，小蠻身細，采蓮舟裏，西子低眉，扳桂月中，素娥避席，真個冰肌玉骨，「一清」無可擬，丰神若論蕙性蘭心，「二酉」猶能探祕笈，魏夫人之書，管夫人之畫，謝道韞之詩，班婕妤之賦，蔡文姬之琴，無技不能，有能必絕，生平所喜，詩詞歌賦爲最，所居園亭池館題詠已遍，嘗填滿江紅詞一闋，以寫桃源云：

疊嶂層巒，鎮着這孤村風流瀟灑處，清溪幾曲，疎林一帶，花鳥全無塵俗相，人家咫尺煙霞內，算幽深何地，得如桃源？

弗屋淺山房隘，叢竹護，長松蓋，聽泉鳴空谷，琴橫天籟，誰竊元都千樹豔，償將紅粉三春債，怕等閒流出！身旁二婢，一名采蘋，一名采綠，采綠年尚幼，采蘋小盈，盈二歲，麗而知書，盈盈雅愛重之分，雖主婢情同姊妹，每得佳句，輒令歌以自賞，散人欲爲盈盈相攸，盈盈聞之，愁動顏色，偶見庭際落紅，私語采蘋曰：『如此落花，拋墮塵土，青黃難問，含歎如何？』采蘋曰：『這件事命好的拾得來，慳緣的推不掉，聞說有個老人家，朝着月亮檢書，那些不搭對的，想都是他眼昏檢錯了。』盈盈失笑。一日，朗磚聞盈盈工於翰墨，持帖索書，盈盈爲書云：『外賞』二字。朗磚懸諸普愛軒中，又復畫寫『秀嶺圖』，隱以花村圍以錦水，幽深情曠，駕輞川而上之。散人持畫入寺，朗磚展看，嘖嘖稱美。散人偶然談及向平之事，因曰：『這山內生人，都是耕煙鋤雨之徒，那裏討得快婿？昨日與寒荆商酌，欲問歸計，却又徬徨不定。』朗磚無語，暗自失驚。及散人去後，朗磚慨然曰：『非他提起，幾乎忘了一件公案，如今正該是他來的時候了。吾當到彼，招致此人，就中略露先機，指引他一條異路。』即將盈盈所畫『秀嶺圖』藏入空囊。次日，迎散人入寺，集衆僧轉望話別。散人向問：『師將何往？』朗磚曰：『做和尚的人，如孤雲出岫，隨風舒卷，有什麼定回？』衆僧有挽錫者，有願從者。朗磚曰：『做和尚的人，須打點自己工夫，老僧不久自圖反錫。』因命拈花暫交監院，臨行密語之曰：『明年某月某日，龍湫有一石生，迷棹到此，你須留住，休忘吾言！』言畢，率一小沙彌負囊攜鉢，飄然而去。

第二回

逢密友慷慨談心

論人情談諧嘲世

中州望族，首稱石氏，得姓以來，分支遍於宇宙，其在荊山者，多抱負戰國時見知於卞氏，薦諸楚王，王令展其蘊，大奇之，封卞氏爲陵陽侯。與襄陽米君善，其俗者羅置幕下，有難致者，輒資金聘之，呼曰翁丈，愛敬無倦容，或抱笏端拜，如對紫宸，人皆以顛目之。米君由是得名也。若將軍誤認仙子叱奴，或授子房之書，或被呂公之指，或淋漓翰墨，易姓陶泓，或帆時中流，共推砥柱，出處不同，用世亦異，紛紛藉藉，未易更僕竣也。

有石岫者，宇蓮峯，居憐雁宕，學本鴻儒，氣宇崢嶸，襟懷磊落，多情多感，恍宋玉之重逢，能酒能詩，儼青蓮之再出。荷花輸臉色，休猜做南國佳人；玉尺擬丰標，生想殺東憐處子。不幸庭摧椿樹，且喜堂茂萱花。雖片采泮宮，尚乏絲牽綉幙。

伯舅山外山愛之如拱璧，有女翠微，屢欲納生爲婿；生堅拒之。山公終不忍置。生幼與松濤雲影爲同硯友，因相友善，遂結金蘭。濤字月坡，性奇峭，英姿挺拔，有力如虎。飲酒過一石，自號渴虹。影字籀碧，爲人輕清淡薄，飄飄有仙致。尤工書，落紙如煙雲。妻和氏，小字碧娘，賢而多姿。內父和光爲黔中司李，光以書招雲，雲以道遠不應。三子往來甚密。花朝月夕，無日不同遊，亦無日不同醉。酣暢時披風抹月，感慨處按劍悲歌。一日，雲石二子過濤家閒坐，敘話。生曰：「余三人雞窗螢案，風雨連床，居恆磨勵，自信頗堅，異日鵬程萬里，未知誰着先鞭？」雲曰：「我視功名十分飄忽，卽期不負所學，他日得志，須早尋一紅塵不到之處，作山中宰相，寧爲人所思，勿爲世所用。」松曰：「大丈夫得志，則爲棟爲樑，不得志，則尋邱問壑，功名成否，直須聽其自然！」向生曰：「你忘了一件緊要事！」生曰：「何事？」松曰：「論你年紀，若是個女嬌娃，也是破瓜時候了。這裙帶兒底下的事情，爲何竟不提？」生曰：「這些時到門的不是執柯，便是作伐，我聽得好不惹厭，又輪到你來了！」雲曰：「聞君『渭陽』意欲館甥，你圖外却是何意？」生曰：「家表姊頗有姿容，予不揣要尋個天下無月中有的人來作對，那合盃杯中酒，斷不與尋常脂粉共飲。」松濤撫掌笑曰：「這等是要嫁，就嫁不成了。」生笑曰：「配其非人，甯甘待字。」松曰：「我看你幾時尋得到手？」生曰：「不要你替我愁！宇宙之大，豈無全人？只怕尋見了，還不止一個。」雲曰：「你不要一個二個妄想，在那裏？」生曰：「雖未逢其人，却不可不着此想！」又謂之曰：「你方才說要尋個紅塵不到處，我平昔意想中有境界，非俗非仙，其間水秀山明，花奇草異，似曾經歷之所，每一想着，便覺神怡，不知却是何故？」雲曰：「這或是夢幻所致。」生曰：「非也！」松曰：「或是你襟懷超

曠，有此奇想」生曰：「亦非也！情景歷歷不能繪。」松謂雲曰：「蓬峯雅度，你與我皆不能及。」生曰：「又胡說了！我是不好奉承的。」松曰：「我松月坡可是肯奉承人的。籠碧你說說看。」雲曰：「月坡說得不錯，但文人氣象，本是瀟灑，怎奈令人戴了一頂儒冠，裝模做樣，斂手縮腳，到弄得死而不活。蘇子瞻嘲鄉裏人與妓筵，真是此輩小影。」松曰：「這還是不過那拘儒樣子。更有一等假謙恭，假道學，口內說著『仁義道德』，心中藏着『刀劍水火』，如有所稱『鑿尖刀』、『笑面虎』、『綿裏針』，諸美號陰險狠，甚於鬼蜮，即密如相知，親若手足，無事不以智術相遇。多少無知之子，誤落陷阱，有的計窮勢迫，明知被騙，隱忍就欺，總之一墮術中，便如『打窗的蟲』、『吞鈎的魚』、『羅網的鳥』，再跳也跳不出，飛也飛不去了。此輩却揉着肚皮，暗稱得意。如此等人，不知陰司閻羅老子，可要另自設一重機械，都待他否？」雲曰：「有有待我說個笑話。閻羅巡查地府，見一獄中鬼囚，都光赤着身子，哀嚎叫冷，即問判官說：『這些人是犯何罪孽的？』判官說：『這些人在陽世，慣用奸巧騙人，假充老實，又慣趨炎附勢，故受此罪。』閻羅嘆曰：『若止如此，又不暴棄綾羅，為何使他赤身受冷！』叫鬼卒帶到殿前，各給皮裘一件，衆囚皆喜躍叩謝。各人奪了一件，披在身上，被鬼卒推倒在地下，打個滾，爬起來，都變作牛羊猪狗，哀哀叫苦，只道大王是好意，原來是假慈悲，騙我們的。閻羅拍案大怒，罵道：『你這羣逆畜，在陽世騙了人世，我處你這一遭，你就叫起苦來了！』豈不是欺待此輩的麼？」三人大笑。生曰：「我們既深惡這兩樣人，須做個風流洒落的書生，莫隨那寬袍大袖的迂儒，須做抽肝擢膽的真士，莫學那庸言拙貌的鄙夫，甯使吾輩笑人，莫使人來笑我。」松曰：「暢快暢快！」復呼酒與雲石盡飲。

第三回 松月坡攜酒玩芳菲 石蓮峯賞花遇梅柳

朗朗自離秀嶺，竟望龍湫而進。一路山雲縹緲，煙花蒼茫，小鳥呼林，青猿扳樹。歎曰：「十年水色山光，依舊是本來面目，老僧秋霜滿鬢，十分慚愧悚惶也！」既至其地，即認定石生，遂定一所茅庵住下。喜曰：「明珠在

握，老僧不負此行；我欲完我，因中幻他，更有地紅裏，因這一回傀儡登場，待老僧提清線索，好演他一本佳人才子，風月奇傳。知音者不要道異誇新，充耳者也不要眼瞅口唾，大衆觀場，不須性急。只把那班鑼鼓便將來也。時值春季，一日石生曉起，過雲影家。雲問：『今日爲何起得這等早？』生曰：『不識何故？昨晚一日不曾合眼。等不得天亮，起來沒情沒趣，到你這裏來走走。』方言時，松濤亦至。雲曰：『我不曾請你，恰巧一齊來了。』松曰：『今日的請帖不勞你發，有個現成東道了。』生問：『是誰作主人？』松曰：『昨聞郊外召我園萬花齊放，動了遊興，特來相邀。小奚挈榼等在門外，蓮峯好湊趣，不約而同。』雲曰：『他說晚上睡不着，想是有些心事，此來到也。却當。』松曰：『這後生傷春了，我替你解悶。』言畢，便叫出門。雲曰：『大清早，空着肚子遊春，我不吃空心酒，等收拾早飯吃了去。』松曰：『好婆婆！早飯有處吃，絕不餓壞你。』三人攜手同行。將及里許，進一條小巷，彎曲環轉。生曰：『這所在從不會走過。』望見臨了一家，朱扉外繞着綠水，粉牆頭露出紅杏，庭內一架秋千，綵索隨風飄蕩。行到門外，松雲忽立住。生問：『却是誰家？』雲曰：『這是青樓論癡院，裏面有兩個姊妹，一名柳絲，一名梅萼，姿容媚麗，兼有才情，追歡選勝，少不得他二人進去，詔他們同走。』說猶未了，這院內有個小廝，名喚扶芳，開門出來，見了松雲，是來過認得的，便叫：『松相公們怎麼不請進裏面去了？』松問：『梅姑娘、柳姑娘都起來梳頭沒有？』扶芳云：『到這時候，絕早起來，妝扮同出門去了。』松曰：『胡說！黑早往那裏去？』扶芳云：『我何敢騙相公！鐵哥兒管着房門哩。』雲曰：『不依我，掉下早飯了！』鶻兒聽見也出來，說：『相公怎麼都站在門外？說他姊妹兩個委實才出來頑耍去了。早來一步，便還會得見。看見石生，定着眼嘴輕輕念道：『好個俏模樣兒！』』松指雲曰：『都是你打房門旋，耽擱工夫，誤了事。』雲曰：『走罷！好掃興。』松曰：『蓮峯出來不利頭一次，就走了個空營。』生曰：『兵法搗虛，云胡不利。』既到園中：

見亭臺錯落，花木參差，虛樓下迴抱虛廊，曲逕旁通連曲檻。芳池碧沼行來，却借小橋通錦幃翠屏，到處

齊將香塢繞，和風吹片片，扶不起架上茶蘼；晴日照融融，開遍了欄邊芍藥，千歲桃，三眠柳，傍綠偎紅，君子竹，美人蕉，交枝接葉，風流草，帝凌雲，提木筆書天，富貴花王含笑，觀金錢匝地，杜鵑放而倩女魂銷，海棠開而玉環夢醒，鶯梭燕剪，自在清歌，蝶亂蜂狂，天然妙舞，似季倫之梓澤，較勝芬芳，類摩詰之輞川，更饒濃豔。方在玩賞，忽有一蝶彩衣翩翻，舞入花林，生持扇逐之，轉入花屏後。見一女子在池邊照影子，手捧雲鬟，即便立住。其女抬頭看見石生，帶着笑臉，便與生拱手。石生暗忖，必是院中所訪之人。回到花亭上，向松云：「你方才要規營，這園中有個『烟花將』，埋伏在亂香深處，快去擒來。」松曰：「待我去看，趨入後邊，見是柳絲喜曰：『你躲得好，却被俊眼瞧破！』」柳曰：「剛見一小後生，是那一個？」松曰：「就是我曾說的三盟弟。」柳曰：「哦！只就是石三郎麼？」松云：「如何？」柳絲點頭。松問曰：「怎麼止有一個在這裏？」梅丫頭呢？」柳曰：「輕嘴！」松曰：「重了！怕要壓壞他。」他在那裏？」柳曰：「起來得早了些，到這裏和他鬥了一回草，在夜合花下靠着太湖石打盹哩。」松濤悄悄走到跟前，見梅萼淡妝雅態，倦倚湖山，綽是媚人，輕輕閃在背後，取一條草心，掉過手向粉鼻內微微一旋。梅萼猛地一個噴嚏，柳絲拍手大笑。梅云：「我怎麼竟睡着了？不叫我來調美人。」柳云：「到我調弄你，讓我賭呢，調弄你做你家孫兒。」松濤跳出來撲柳絲。梅萼驚云：「是幾時來的，悄沒聲嚇我一跳！」松云：「咄！家裏開着被窩，躲在這裏睡着，使我們尋不到。」柳云：「他們說的石三郎，今日也在前面。」梅云：「我正要物色物色他！」松曰：「今日邀他在看花，有個薄東擺在亭子上，屈你二人坐坐。」梅云：「喜蒲花難得聞的，怎好叨擾！」二人轉到亭上。生云：「教你擒一個，你擒了一對來。」雲曰：「方才到你家，撒了個空網，好不沒趣，誰知你們先在這裏等了。」指生向梅柳云：「這就是盟弟石蓮峯。」梅觀生云：「月車朗不期而遇，沒有帶得菓兒來，怎好？」石生初傍溫柔，不禁二妓低鬟偷覷，反覺羞澀無語。松曰：「蓮峯放老氣些，抬起頭來，索性讓他們看個飽！」生曰：「花魁在前，自覺形穢。」二女含笑。酒過數巡，雲曰：「坐

中冷落，待我行一令！」松曰：「且慢！待我先行個流星趕月，大家吃數杯，再讓你來！」生曰：「阻他的令，先罰一杯。」松曰：「該罰！即舉大杯自斟。」雲奪住曰：「好便宜！我到恕你，就依你。」遂將酒斟齊，連飲數巡。杯到梅萼云：「只個急三搶來不得了！」松滿擺起板來。梅云：「讓過他一杯罷！」松曰：「不能！」梅立起持酒向生云：「石相公借一杯！」生方欲接，松滿隔住云：「蓮峯不害羞，誰敢借？」柳云：「不過一杯酒，受人挾制，就乾了罷！要醉也用醉，說不得！」雲曰：「還是你爽快！」梅萼一飲而盡云：「松相公好狠！」柳云：「你這樣重他，他背地裏叫得你好聽哩！」梅云：「由他呼牛也得，呼馬也得！」松曰：「不錯！一般都是被人騎。」雲曰：「馬背不如牛背穩！」梅曰：「雲相公你也看他樣！」生曰：「碧籠好起令來了！」雲曰：「我的令要古詩一句，帶筵上一物，又要合作園中時景，行遍了收令飲酒。」松曰：「就來！只是要認定一物，然後念出詩來，不許詩兼二物，也不許詩異物同！」生曰：「這個自然！」松曰：「還有一句話：不論詩詞歌曲。」雲曰：「這却不能！」柳曰：「讓他些罷！」松曰：「還是你寬起令來！先來要順行，第一是蓮峯我收令！」梅曰：「石相公底下是我。」雲曰：「蓮峯快！」松大笑，柳曰：「開口慣教人唱錯！」梅曰：「我是無心的！」松顧柳曰：「你到在我的上面。」雲石亦大笑。梅曰：「不要攪場！又阻令了！」雲曰：「我先認了雞！」松曰：「詩來！」雲曰：「杏花啞啞青頭雞！」梅曰：「先錯起！這偏是隻白母雞，怎麼說他青頭？」罰了一杯，我替他說個翠羽花冠碧樹雞！」生曰：「我認的酒紅白低枝拂酒杯！」松曰：「石相公底下的來！」梅曰：「到我了！怎麼處？筵上有的尋不着詩，詩上有的又合不着景！」柳曰：「我教你認了魚，這魚很肥！」梅曰：「我就認了魚，落花流水鱖魚肥！」松雲齊向柳曰：「多嘴該罰！」柳曰：「罰則不過要我吃，我就吃了一杯罷了！」飲畢曰：「我認了燕窩，燕蹴飛花落舞筵！」松曰：「好吃的都搶去了，這一味豬舌並沒有人睬他，其名不雅馴，斯文難言之，我偏認了他！」柳曰：「詩來！」松曰：「沒有詩戰國策一句，語舌在足矣！」合座大笑。梅曰：「這舌是甚麼舌？」柳曰：「還是他口裏的，還是這

盤裏的？」松曰：「這到是你的長舌。」向雲石曰：「我不過少個猪字。」指柳曰：「方才那窩兒也藏在下的。」柳曰：「你單找着我！」雲曰：「若罰酒就便宜了他。只要他說個我們且吃個門面杯。」松曰：「這一句還不在數！方才的『翠羽花冠碧樹雞』難道算不得？」柳曰：「不許詩異物同，是誰說來？」生笑曰：「真正作法自弊！」松曰：「你不要忙待我看雞鳴了，鴨還睡着，摸他句西廂嫩綠池塘藏睡鴨。」梅曰：「這一句到換得好！」松向二女曰：「令完了把衣帶放鬆些，讓他這看頭鴨好收令！」柳曰：「你也該說句了！」雲曰：「我詩中暗藏一種名花，一種顏色。梅姊的有名無色，柳姊的無色無名。」指松云：「你的有色無花，蓮峯花名不見顏色，又重大家照令飲酒。」松曰：「你這青字是單詠雞頭的，與杏花無涉，這雞實便讓你曉唆，也該吃一杯。」衆各飲畢，起行一下。生顧二女曰：「人面與花容競媚，使人應接不暇。」梅曰：「此花豔，驚郎醉人也。」柳絲折取玉樓子一杯，笑向生索詠。生轉讓松雲。松曰：「不要推人，辜了他來意。」遂令小奚展箋。石生執筆書成一律：

半若瓊瑤半若鑾，今人見辨分難。
「三春」香散風情好，「五夜」光浮月色寒。
玉樹無塵誠可愛，雪英有影最堪看。
幾回獨倚欄杆外，疑是枝頭帶佩環。

詩成，二女相對色喜，持酒斟進生曰：「詩凌元白，字脈鍾王，夙慕錦心而兼綉口，果然是不虛！」生接杯曰：「興來書自聖，醉後語尤顛，不要見笑！」雲曰：「昔李白供奉沉香亭，醉後詩當使太真捧硯，爲千古文人豔羨。今日召我園石蓮峯得句，徵倖二美捧觴，可續前人佳話。」松曰：「局外雖像，只可惜這特是白吃了李太白，的尾子骨做的，有些屁氣！」衆皆大笑。生曰：「閹奴曉得什麼快替我脫靴！」諸謔半晌，浪將酒榼移進花下，席地而坐。對飲竟日。暮雲冉冉，細雨空濛，遂一同挈手出園。

第四回 柳絲悲寄長歌 石生情感二妓

與既出園，松濤令小奚先回。三子帶餘醺復入論療院。二女引入一小閣內。生見碧檻紅窗，綉簾羅幌，正中太湖石，春臺兩旁，湘妃竹交椅，上掛一幅吳綾綢樣的『米家山水』。左右襯一付金花箋，蕉黃對聯書云：『直把春債酒，都將命乞花。』生顧雲曰：『這是你的字。』雲曰：『呈醜呈醜。』又見香几上花屏間，整銅爐內，著一縷青螺甲胆，瓶中浸一枝剪春羅，旁有一座花梨架，內列楸枰冊頁，管弦檀板諸物。生就坐。鵝兒出云：『從早直玩到這時候才來。相公們在那里遇見他姊妹。』松曰：『他們會躲，我們也躲，尋怕遇他不着。早上便宜了你家一殮早飯。如今來補數了。』鵝兒指生問云：『這位相公貴姓？從沒有來過。』梅曰：『是石相公。』鵝兒想一，想云：『莫非是山老爺的親眷麼？』石相公貴客光顧，不曾備得什麼東西相待，怎好？雲曰：『別的一點不要。口乾了，快些取茶來。』鵝兒連聲說：『有，有，我去叫妮子們送來。』不一時，出茶啜畢。梅柳高然紅燭，復令小奚行酒。松曰：『今日想有個酒鬼尋替身了。』柳曰：『酒鬼若尋着你，渴虹還想出世。』松曰：『如此花濃酒醒，那得不死？』雲影將瓶花移近。梅等曰：『眼前一二字聯，誰能解？誰能對？』松曰：『可是花對花麼？』雲曰：『然。』生曰：『我們今日豈不是酒尋酒？』衆皆服其敏捷。生向二女曰：『日間賞名花，對傾國，未及一聆清音，且喜紅燭迎人，管弦在側，二卿何吝『陽春一曲』，以盡賞心。』松曰：『蓮峯識趣，倒像慣走陳留一善四弦，一工橫笛，請各奏所長。』柳曰：『恐已歌污耳，貽笑知音。』梅曰：『石相公見愛，便醜也不敢不陳。』於是梅橫玉笛，柳把檀板，以歌曰：

天絲一縷枝頭嬌，百舌撩人啼不了。遺愁盡道莫愁家，誰識莫愁愁更悄。琵琶切切笛淒清，不奏繁聲與縷聲。幾闌新裁幽曲恨，欲訴還悲調不成。雙鬟家住春風裏，翠眉玉面羞紅紫。猶憶當年髮髻肩，名園開煞妬桃李。十三阿粉試新粧，十四穿針綉鳳凰。曾經捉句敲風月，曾經辨色辨宮商。斂鬟梳鬢年十六，嬌態猶繞菱娘足。學解連環笑臉生，深閨不慣雙蛾蹙。一朝零落碾香塵，一朝飄泊逐春萍。『紅樓』無限傷心事，

青眼誰爲盼。人。『章台』姊妹多天治，爭持『紅豆』拋『鴛瓦』。妾獨含悲對夕陽，無言悄立籬櫺下。有時對鏡倍傷神，退自鉛華影自親。我昔多情憐小小，是誰有意叫真真。有時夜聽參差品，冷月寒烟不成寢。銷盡屏前蘭麝香，羞看帳裏『鴛鴦枕』。有時拂拭枯桐枝，欲彈不彈意遲遲。『高山流水』宛然在，賞音何處見鍾期。百憂千慮心如搗，怨雨愁風天亦老。白圭忍使雨蠅沾，隋珠暗擲蜨螂抱。奈何奈何天實爲，鶴可羨兮琴可焚。君不見王嬙與蔡琰，黃塵千里嫁胡兒。寄將『十八拍』中淚，洒遍『青青冢』上推。又不見梓澤梁天寶，楊雙美麗奪齊姜。馬嵬夜半胭脂血，還於樓前共色顏。紅顏命薄方難就，秋葉春冰爾何厚。妾今譜作『鴛鴦行』，能令淚溼『英雄袖』。當筵且莫歌鳴咽，移宮換商來歡呼。金刀摧動檀木奴，愁城百雉醉後屠。杯深莫慮春宵促，猶喜相逢鬢皆綠。

歌聲怨亂，滿座欷歔。石生合着眼，昏昏不語，如癡如醉。雲曰：『要快活聽你歌兒，朝着我們訴苦，你看一個活潑潑的，被你弄得不動彈了。』松推生云：『蓮峯不要裝假死！』生復與二子大呼索戰。梅柳殷勤陪勸，觥籌交錯，直飲至夜分。松雲欲別，生已沉沉醉倒。二子遂留生而去。松語柳曰：『今日他中酒了，你莫要不辭小官。』柳推松出，問云：『還你坐懷不亂。』二子既出，柳絲向生耳畔低叫云：『三相公三相公！』石生不聞。二女將坐扶入羅幃，覆以錦被。石生鼾鼾睡去。梅云：『這生溫潤如玉，深可人意。』柳曰：『不但人物風流，更且才華出衆。』梅曰：『世間女子，若嫁得這樣兒郎，也不枉一生。』柳曰：『日後若得托身如彼，情願和你共事一人。』梅曰：『且莫要作些癡想！』柳曰：『今晚不要開過，他陪你罷。』梅曰：『他醉了，小鬍子也未必慣經。』柳曰：『總是夜長難睡，且和你下局棋兒。等他醒來，將舊時筆作請政請政話個通宵。』梅曰：『正有此意。』遂與枰枰對弈，局猶未終，忽聞帳中喘嗽。二女悄至牀前，輕輕的鈎起帳子。石生矍鑠間，聞得麝香撲鼻，睜開倦眼，方知睡在梅柳床上。見二女在旁，即問松雲。二子柳曰：『去多時了。』石生起坐，帳中梅曰：『好睡。』